

啼 夜 鳥

著 鴻 夢 王

行 印 社 版 出 立 獨

6

85

1

烏夜啼本事

大羅溪上游，連山隱霧，溪水鳴咽於間，林薄叢昧，人迹所絕。度數十里，爲山，蒼崖綠嶺，略有人煙。清以碧爲入山孔道，蒼崖而瀨，雖土著無多，而結鄰相傍，亦自成村。

碧民佃獵爲生，習射擊，俗淳樸有古風，農隙輒三五爲朋，担野筍山禽入市互易。自某市偷於敵手。碧民相戒不前。然虜騎縱橫，所至掠芻豢子女，且至山麓。碧民患之，時出奇襲。虜受窘大恚，空營來犯，碧民保地險，併死力，虜每戰輒北，而終末如之何。

會有馬痞子者，碧中無賴賊也，積惡不容於鄉里，流轉至寇中，至是遂爲虎倀，資緣入山，先投碧民劉二家。

劉二爲清風碧雲渡老人，妻金氏，生一子，名阿龍，爲訂婚於中表之女金仙子。未幾，仙子失怙恃，携養劉二家。金氏亡，劉困於饑殍，未遑爲子息備禮，而亦未以婚約告之。阿龍與女，少長共處，以爲眞手足也。女，願健能持家，素爲鄉里所敬重，獨馬痞子惡其色，嘗陰托鴿媒爲局騙，劫之以行，中途爲阿龍父子追回，馬遂爲鄉里所斥逐。

碧民與虜相持半月，馬忽至劉家，炫其腰纏，且於劉前僞作懺悔狀，劉惑其言，欲款

留之。阿龍兄妹不以爲然，而馬亦惴惴不自安，向晚別去。馬行後，劉頗責數其子女，謂不能錫怨，致辭訟。然語猶未竟而振鉦忽鳴，蓋侯府復乘夜來襲矣。

是夕，紫民力作殊死戰，遙見塔中火起，疑虜別隊已從間道入，乃倉皇退保黃葉山。阿龍兄妹殿後，彈盡，爲馬等所截獲。龍被捕，女憤極，欲撲殺馬，詎馬順馬毆辱，反含笑自謂能爲龍緩頰而去。劉二尋至，知爲馬所賣，自分覆巢之下，難望幸全，乃乘間語女以婚約。謂曩以家貧，未了向平之願，今則死生聚散皆不可問矣。誠能以己之一死贖阿龍歸，俾龍夫婦脫險，爲劉氏傳業，於願已足。言畢，揮女行。女有所不惡，劉力促之，始掩淚出。已而馬果送阿龍至，見女已渺，意殊怏怏，乃錮阿龍於室中，縛劉去，論以禍福，使召女回。劉慮與女委蛇，約俟明日，馬領之。

時阿龍幽繫室中，力圖靜脫，忽聞屋上入語，方致詰問，而女已絕下。握手欣然，渾忘危苦。女乃傳父旨，勸令遠遁；龍以父繫虜中，逃必無幸，堅持不可。女固諫，龍反謂辱之，謂臨危背父私逃，不孝！女則謂不孝以無後爲大，今坐而待斃，違父志，且大不孝。！；語淺及辦事，又羞於自承，乃支吾其辭。龍聞之，大惑不解，意其携貳，倡與之，女益覩覷不敢盡言。龍怒，批其頰，勸令自矢，女窘急，始具以告，龍猝覺眼前人即已聘妻，赧然無地，急向隅背立，亂以他語。兩情復洽，乃決不就死，亦不遠行。與女相攜潛匿附近石洞中。

虜甫入山，步步爲防禦。祐携女越屋出，中途刺殺一虜卒始脫險，味爽，事發露，虜首惱甚，嗾使嚴緝，且命小頭目山木主其事。——當是時，虜傷亡殘卒不及二百人。而退保黃葉山之紫民，適值政府馳救之師，復之行返戰。虜首聞報，自度甚危，故銜曉疾馳請援，而以此事委諸山木。

山木者，馬痞子素以爲與援之僑虜也。攻紫日，馬復與之約，謂當獻一好女子爲壽。意卽仙子也。山木終信任之，時於虜首前盛稱馬能；而馬亦依以揚聲，頗得諸小卒。今事發，山木見所思已遠，而紫民等且至，懊喪之，凡以身受于虜首者，轉以責馬；馬受責，復變本而加厲，以轉施諸劉二。於是榜楚參并，劉不能堪，竟悶絕。

女雖逸脫，實猶伺於左右。既聞父被刑，疾歸省視。會劉醒，見女歸自陷，爲仇者所快，慍甚，訶斥使退。馬在旁，方欣幸女來，及見劉逐女，亦大怒，引杖擊其首，劉復昏。女親狀大慟，百思莫救。惑於馬之德惠，乃悄然引去，欲借阿龍歸贖父死。

女行後，劉復蘇，環顧不見女，疑其墮馬衝中，大恨，以身撞馬，誤觸案而仆。適山木踉蹌從外來，以馬之計已售，欲掠爲己子，乃揮之前行應敵，已則就劉訊虛實。時劉絕而復甦，兒女久不至，釋然語山木曰：「仙子非至愚，此時必不忍持阿龍歸餌虎口……」——山木度情勢，信以爲然，自恨爲馬所愚，思有以報之，乃廢然返。劉自顧夷傷，分無生理，唯所稱心者：以兒女皆保安全……詎一念及此，而女復歸然歸來。劉始謂其智，今見

其顛預，怒目切齒對之。而女亦含哀無語，一似重有隱憂者。劉怒不可遏，叱之，女始懾然對曰：「始願持阿龍歸易父，劉迫暗及阿龍，復大不忍，因誑之使遠遁，頃已至黃葉山矣。然阿龍不歸，父必不能免，兒無計活父，特來以身殉耳。」劉嘉其行而憫其志，相對淒然，泣數行下。

時，屋外銃聲大作，父女驚疑四顧，阿龍忽躍入。初，女暗龍，訛謂家中無恙，唯慮索之甚急，因哀泣請速行。龍聞語雖首肯而心異之，故復尾行抵家。及見父狀，以為女給已，大怒，詬誶不已。劉大呼曰：「爾父受人凌虐，若有為，此時宜身冒矢石為父殲仇，奈何反歸與家人曉曉數長短也！」龍感悟，挺身欲行，適山木與馬踉蹌至，蓋若民援陣已大入砦，二人皇急圖遁，詎後戶已於昨夕為馬嚴鋼，倉卒不得脫。劉遂乘間擡馬，不中，反為山木擊斃。阿龍力格山木，山木仆，馬恐其襲已，急拔鎗，未及射，即為仙子應援扼，殲之。

已而若民擁至，趙大見阿龍兄妹猶撫父尸慟哭，乃強持之起，謂虜雖小挫，其勢尚能反撲，若不急起，扞衛故土，並生者亦無葬身之所矣。遂相與奮臂而去。

登場人物

劉二伯

擺渡的老頭子。五十八歲，頭髮斑白，穿一件藍布破坎肩，兩隻臂膀，老樹枝似的浮起無數的脈絡。皮膚粗糙帶着暗褐色。眼臉紅腫，像是沙眼又似失眠所致。他是鄉下的，老一輩的，氣質剛毅的中國人。

劉阿龍

二伯的獨子。二十六七歲，渾樸強悍。若說他是天真未鑿的青年，亦未見得；他是受過劉二伯一套的家教，吃硬怕軟，愛打抱不平，但也討厭與女人們糾纏，以爲那是軟的。

金仙子

她自己相信是姓劉——劉阿龍的胞妹。其實不然。她是劉二伯的內姪女，寄在這裏養大的。此時已是二十多歲的大姑娘。因長久生活在風日中，頭髮有點變紅而皮膚略黑。臉部的輪廓，嚴峻而美好，鼻子嘴唇還帶點塑像似的誇張。她穿的是褪紅衫子，黑褲，腰束着一幅大條紅格子的圍裙。她雖屬鄉下女流之輩，但是聰明，有打算，不惜以性命支持這姓劉的一家門戶。

趙大

將近四十歲的鄉下人。凡事頂真，着實，雖然傻勁十足，但他與阿龍做朋友，還算他更懂得世故。此時打扮與阿龍相彷彿，是個砒上的義勇壯丁，灰色短褂，腰

馬敢

纏子彈帶。國字臉，沿着下巴是一片刮不淨的海底青。

從前人家都叫他馬瘋子。他是個瘦尖的脸，老鼠眼，眼角疊起無數縐紋。嘴唇紫黑色，擦不住兩排黑牙齒，中間還嵌着幾個黃色無光的金牙。頭上平頂草笠，略向後。上身穿黑府綢對襟短褂，敞開胸膛，露出一口黑胸窩和幾根柴瘦的肋骨。脚上，一雙黃色破皮鞋，黑綢褲，腰繫一條黃褐色綢帶，還拖下半截，吊到大腿。他年約三十七八歲。

小竿子

十四五歲。塌鼻子，闊嘴。此時，上身赤膊，穿一條牛鼻帶。他是牧童。

山木

二十多歲的倭寇小頭目。小氣，多疑，是祖傳的性格。剛念過尋常小學，就在吳眼屋當「小信」，沒常識，頗好打扮。現在突然發跡，跑來中國做官長，一面極力要滿足前此渴望不到的錢，女人等等慾望，一面又要學着怎樣管束中國人。他穿着倭寇制服，樣子很乾淨。

敵兵

甲乙丙丁——四五人。

不登場的人物

影子

一人。

打的

一人。

敵兵

甲乙丙丁戊……

分幕

時間

一個鬱熱的七月天。

第一幕：下午三時。

第二幕

第一場：同日，夜九時。

第二場：同日，子夜。

第三幕：翌晨。

地點

×戰區的大山裏。

第一幕：臨溪一所破屋中。

第二幕：同上。

第三幕：同上。

佈景

劉二伯住的破屋一間，距離渡口約有百步之遙。

房間的右面，是一段黃土牆。牆上一個雙鍋的大灶。

島夜暗

房間的左面是茅筋混凝土的牆壁，壁上大半剝落。右手角上有個小門，通入內室連及後門口。

房間的正面，是一段矮牆，右邊開着雙扇的大門；左邊有個大窗戶。窗外一片七月天的驕陽，刺眼地從一格格의窗柵中射進。可以極清楚地看見鬱葱葱的朝斗岩，隔個深溪矗立着。

屋頂是一片烏黑的茅椽，從屋脊一直傾斜向正面的矮牆上，那茅檐就低低地壓住門頂與窗額。

屋裏的陳設頗爲寒儉。窗邊上，橫放一張板牀，牀上荒涼地鋪一、破蓆和一概竹筒做的枕。牀下藏着一只木箱，彷彿還印有幾個洋字兒。

左邊茅筋墁泥的牆上，釘着一塊木牌，托在小木架上。木牌黏塊褪色的紅紙，寫着劉氏祖宗的靈位，連劉二伯的亡妻金氏，也黏在上面。小架當中，放一只小香爐，兩旁配着一對泥捏的蠟台，凝結一條條的燭淚。木架下，有張方桌，桌上擱着一把大肚小嘴的茶壺和幾個粗陶碗。桌旁隨便站着兩條板凳。

右邊的土牆下，有個歷有年所的碗櫥，頗有骨董櫥的意味，裏面也如例的陳列幾件原始的陶器。碗櫥旁邊即是雙鍋大灶，大灶口正對着大門口。

第一幕

午後三時左右。

幕開時，隔岸的朝斗岩被滾熱的陽光輝映得如同一幅墨綠的油畫緊貼在門口與窗口，折射進來一種淡淡的綠光，使室內的陰影都帶着十分的涼意。

四圍很靜寂，七里灘的濤，極其耳熟地，發出亘古不息的吼聲，在這熱昏昏的午後，具有充分的催眠作用……

半晌，

大門外傳至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接着就是趙大出現於大門口——

趙大（粗魯的）二伯！

（此時右門中有人回答了一聲「誰呀」！跟着是金仙子出來。

她手裏還執着一桿獵槍。趙大一看見她，劈頭就問——

趙仙子，你父親回來沒有？

仙子 怎麼，我爸不在渡船上麼？

趙 在渡船上？……（不敢自信地轉臉遠眺着門外）哪！你瞧！（指點着屋左邊）渡船

上不是空着麼？怪！（又正對仙子）他真的沒有回來？

仙 騙你幹嗎呀！（上前）趙大哥！是不是要緊事情得找我爸爸——，聽你的神氣！

趙 我——（咽下一口水，神色放鬆點）哼哼——（又轉向門外自語）嗯，要緊的！（移

步）我得找着二伯跟他說——

仙 （緊跟上）趙大哥！你有事兒告訴我好了。回頭我爸爸回來，我好給你傳話。

趙 （被喊住，又轉身）告訴你？嗯！（跪至門口）其實也沒有什麼；就是那——（吞吐

地）張五伯呀！他老人家要你父親今晚把渡船靠好，靠着前面——（指點着右邊）

前面那個水灣上。

仙 （跟着他的指點望門外看之眼，又挨近，低聲地）怎麼？不是說鬼子兵全擡跑了，現

在還要這樣幹嗎的？

趙 趕是趕跑了。這兩天咱們這方圍十里地，就看不見一個鬼子兵的影子，

仙 我看他們大前晚上，叫咱們殺個七零八落的回去，這會兒總不敢再來了把。

趙 靠不住！

仙 靠不住？

趙 張五伯說：東洋鬼子死心眼地要佔住咱們青風嶺，鬼計才多着呢！這兩天他們不朝這

黑溝大砲，（忽然壓低聲）就怕是，

仙（耳朶湊近，輕輕的問）又怕是什麼？

趙這上面，怕又有什麼鬼花樣出來。

仙（一想）嗯！（點點首）

趙張五伯叫咱們別太急了，大家還要好好的守着原來的地方——（又記起）嗯！你父親的渡船，我得趕快跟他說——（拔步匆匆走去）

（仙子目送着他走去半響，又拿起手里的獵槍築上火藥。

（有頃，左門中飄出一個喊聲）

聲妹妹！（是阿龍背着一桿土槍，跨着大步走出）

（仙子轉身——）

仙啊——哥哥回來了！（拖着獵槍迎上）

阿龍你這上了火藥沒有？（挨至方桌旁坐下）

仙上過了。

龍（拖過茶罐倒水，喝——）現！（用手背抹一抹嘴唇）天好熱！

仙你在山頭上好好的幹嗎又跑回來？家裏是，熱！

龍張五伯剛到過我那邊，看見我要睡不過，說我這半個月也實在叫東洋鬼子磨的夠——大白天，黑夜裏，鬼子兵沒準什麼時候就會來，我們眼睛泛也不敢眨一下，整天整夜

的守着看——噫！這兩天他們高興了，他們又不來了，張五伯就要我趁這個時候回來歇歇，趕晚上再去接大頭七叔的班。

（嚴重地）趙大哥剛來過，他說鬼子兵這兩天不來，裏面是有什麼鬼花樣。

這——張五伯也跟我說過了。（又記起）哦！妹妹，我還忘了告訴你——（又抓過茶壺）

（移近）什麼？

剛才我在路上看見了爸爸。（倒水喝）

怪不得趙大哥就找他不着——你看見爸爸是上哪兒去的？

往碧上去的。（吞口水）妹妹，咱們這碧土，今天又多了一個人了。

怎麼說又多了一個人？

噫！我說你不知道也好。（又喝水）

（想一想，恍然，微笑）我知道。——是不是大栗家裏的生了小孩？——她生的男，還是女的？

（不愛聽）全不是的！（起立，厭惡地）是那個——那個人你不知道？

誰呀，（搖搖頭）

（嚴重的）馬敢，馬痞子！

仙（震驚）啊——馬瘋子？

龍（失望的默首）他又回來了。

仙（極關切地）怎麼你看見了他？你看見馬敢？

龍（我）我看見他跟爸爸一塊兒往碧上去的。

仙（驚疑）什麼？你是說他跟我們爸爸——

龍（覺得她問得可笑）哼哼！你說怪嘛！

仙（遇禍似的張惶）哥哥！我們得去看看呀！（往門外看一眼，着急的）說不定他這會

兒又在找爸爸的麻煩了，（切齒地）他是我們一家的死對頭，跟我們死對頭！

龍（我看不要緊的！）

仙（他回來找爸爸，這會有好話說麼？）

龍（嘿！我先也不放心，後來找着李大媽問一問，才知道他是下半晌回來的。）——妹妹！

馬敢真也有點變了。

仙（出奇地）他變了？

龍（好像變好點兒，滿客氣的，一路上跟爸爸有說有笑；老遠的看見我，還打着招呼。）

仙（雖稍放心，但——）這靠不住的！他是皮笑肉不笑，背後一肚子的鬼。

龍（我知道。我看見他那麼笑嘻嘻的打着招呼，也不好意思說什麼，我就悄悄的躲開了。）

仙 那——爸爸跟他一塊兒走麼？

龍 還跟他頂合得來似的。

仙 唉！難道爸爸忘了麼？從前，我們替過他的，青風碧的人還看他出去；現在，就算他

有臉兒回來，可我們也得小心點兒！

龍 噫！（自問自）不知道他這兩年在外面幹的什麼，看他那付樣子——妹妹，我看他那付樣子，跟從前倒是有點兩樣。

仙 哼！瞎驢碰草堆。就憑他那付賊骨頭，他會幹出什麼好事兒來。

龍 噫！我也說是的，妹妹！我說我們還是別跟他見面。

仙 （點首）噫！（一想起）可我現在也不怕他了。

龍 怕他個什麼！要是他馬敢這次回來，還是不學好，妹妹，你瞧：（握着拳頭）我這是要整他的。（忽然，有所聞似的——）噫——你聽！（指着門外——）

（大門外傳來一陣山歌，歌聲漸移近屋右邊，是個尖脆的小孩子喉嚨，唱道：

楊柳青，問妹妹嫁人是招親？

妹要嫁人要嫁我——

會種田的會當兵。

（忽然又響做更尖脆的聲音，意思要表示這是那個「妹」唱的。）

（移近）媽，這會有事兒出去了！哦，你要渡船不是？

竿 嚶！我今晚上要趕到黃葉山，我媽還在那面等着我呢！

仙 哼！你！真胆小，一大早送走了你媽，難道這回又怕鬼子兵來搶你的牛麼？

竿 （搖搖首）我不知道。反正這都是爸我說的——（看見阿龍背上的槍，羨慕地）阿龍

（伸手撫摸着槍把）你們就用這個跟鬼子打架不是？

龍 （笑着話首）

竿 剛才我爸爸在家裏弄這個。（做上火藥的姿勢）他還說，弄好了，回頭給我一支——

哥！（樂得跳腳）仙姑娘！我要是早有了這個，（做放槍的樣子）噠！噠！噠！我也

會打他個東京鬼子。

龍 （陪着優笑）哼！哼！

仙 別廢話了！小竿子，你要過河就快走，（忽然發見門外——大喊着）噢——噠！——對

小竿子頓腳）小竿子，你看！你看！你的牛又把我的竹籬弄爛了。

（小竿子立刻回頭看着門外，飛跑出去）

門外 你媽的！你不服我管？你這畜生——捧你的！捧你的！

龍 （笑着走出門一步）噠！噠！噠！——小竿子！來！你要過河，我送你。

門外 阿龍哥，嚇嚇嚇，這——這麻煩您了。